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參

男　埭　墉　校

昭公十一

經　丙戌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行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為闔廬）。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弟公野在）。邾快來奔（快邾卿也經書畀邾討將除叛其臣而蓋發之故求奔者四病邑來者二為貪利之辭總書之非誅叛人貨誅季氏也）。公如齊（行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

此心便起死戲。滿云橫插此筆爲末段伏脈與敘叔孫昭子如闞同

束綰起下

闔云季子在國例知所已乃滿除[illegible]

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鄆在外邑故

晉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皆王僚母弟帥師圍潛。潛楚邑按今江南霍山縣東北 使延州來季子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強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其名然麇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孔疏云都君子以都邑之士爲君子 與王馬之屬王馬之屬人也掌王馬官 以濟師。濟益也乃益使救之云 與吳師遇於窮。窮楚地按在今霍邱縣西南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按沙汭楚地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東縣地今壽州北遂師從東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

出曰季子 至不苦廢 中輕舉 有少千 [illegible] 句鐵工袍此 光也 儀云觀此知 刺劍術之 [illegible]

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莊云吳世家吳子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末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札不可乃立諸樊卒立弟餘祭卒立弟餘末欲致國季札札不可餘末卒札逃去吳人立餘末之子僚公子光諸樊之子也後僚而代立世本言餘末生光誤不足怨光言王嗣是世嫡之長孫也)事若。克。季子雖至。(遠聘)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弱托光稱法言此事無人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掘地為室堀苦忽反)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孔〕鈹說文鈹劍也。普皮反)羞。(進食也)者。獻。體。(解衣)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膝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承執蓋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於、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巳衰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孔〕[illegible]吳世家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補〕達交鱄諸背不為動)遂。弒。王。(〔補正〕鱄諸亦死)闔廬

札不討光者以光為諸樊之子宜有國故

總足筆

也。以其子為卿。以[illegible]諸子為[illegible]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其[illegible]然終不免於嗣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矣當時親如掩餘燭庸使之圍潛賢如季札使之出聘此光所以成篡弒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謂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而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拔宿逐將西北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illegible]一而還

王鳳洲曰。季札蓋智人也。夷末沒而猶讓。彼見吳之俗。狠戾好戰。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妬之資。未嘗一日忘王位也。札欲以禮息爭而不能。以義制恩而不忍。故辭討而舍之。非得已也。

陳清全曰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秉政大臣置君出於私意立非其立未必不貽禍將來也

王僚伐喪圍邑大不仁也一段雄心早爲夫差黃池發端吳既精銳盡行楚亦傾國而禦是吳之不得退在此而光得乘其間亦在此僚就光享備之甚嚴在我者執鈹以夾承在彼者赤體無寸鐵極爲兵衛爲魚中抽劍刺王分外作勢然國之人未嘗不以爲可哀也所賴季子來歸義旗討賊而兵權不屬相與委蛇此時僚二母弟手握强兵何難藉以靖亂乃鬪亂出走師徒潰散即郤宛乘勝直至吳都可以正弑君之罪而不忍伐喪不遺一矢傳作三段寫來見僚之所以徒死而光之所以定吳也不書光弑從告

厭兆

乎地風波兩殺播弄

鍾云先以欲喻中之然後退讒惟恐讒之不效即效而子惡得禍[illegible]云投

也。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郤宛）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酬報）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以擇取）（子常）取五甲五兵。（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日無極辟）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

尹射虎射虎不食無極足以當之言取將則九無貨不師已言從師則死從大功不成皆深中其弊

三代之前將在人心

一頻字缺

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有用兵將害只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疏云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稾言民不肯燒之菅古顏反秆古但反國人投之。遂弗爇也。孔疏投菅秆於地弗舉火令尹炮之。補炮令尹舉火然之乃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子陽匄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皆郤氏之黨呂說宛有高見當無極誘時望焉若將死之不台有親附焉集注宛亦有以取之矣嫌不審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他篇殺大夫。則罪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提清

太子王暱。此書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已提清此義。貴無極兩面構禍。其作用總一律。各極其工。春秋大夫。大抵彼伐吾喪。此乘其亂。而楚獨得兩人焉。聞喪而還。有伐陳之子喪。聞亂而還。有伐吳之郤宛。鍼刺楚之鋒鋩者也。乃以此爲罪。廹之自殺。究矣。復焚其室。并滅其族。且赤其黨之族從水居伯。悕不至此。瓦雖信讒。何一怨之深也。晉陳之族一呼。罪斥鄢費。而曰令尹盡信。明明以首惡歸之。病之者恐國人之圖已也。將上面國人說之。國人弗爇等語。隱爲收束。而已伏下篇誅無極之根。

秋。會于扈。令戍周。周集姓伯國不戍。周則以一善存之。且謀納公也。按戍周晉志也納公非晉志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

宋衛士鞅皆受貨但子猶受貨納[illegible]於身之賊士鞅受貨而從季孫說起述皆此段爲季論假爲鞅出說云鞅以為難義備同[illegible]失無[illegible]尋情感閉則不得以鞅之願也作一縱一忿以無成死之詞但使之夫然目此數授身一彼邊不是老成作者也

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猶安也）天救之也。休（息也）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救叔孫義諸于晉故季氏以同已說之而鞅述之）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魯東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救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補註即後文買馬賠從者衣屨之類）故鞅以為難。（此季孫之義也杜氏以晉公行告公至晉之謬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補註見小國皆欲納公）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宋元爲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勁盡秉父之志衛齊欲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太義激發矣樂祁犂、北宮喜、及曹滕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使非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豈獨魯之利哉夫何前之齊以子猶取錦而止今之晉以范鞅求貨而遂嗚呼齊卒莫於陳氏晉移於六卿而宋衛雖微猶守先祀然則齊晉之君卒爲魯昭之續者自取之也 宋衛兩國之衆加以三小國何難討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犂嘗料昭公必逐勸其君速納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讎而二子遠作歸思矣

子家臣傒 自正反說 說了之學 天一轉一 都不知是學 是誤

孺子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孔疏〕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從）。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徐帥衆以與魯戰必敗）。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孔疏〕況無鬼神乎）。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近鄆地）。

扈一會而散。納公之謀賤矣。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衛門事君如在國乎。方望溪謂此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鄆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卽或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致潰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嗟乎。何忌受業聖門。而所為如此。豈止鳴鼓之攻已哉。家語大戴記敘弟子無何

令尹病之
並此益病

尚冠陽令終
小戲說

交隙用分說

忌者。史記載學禮於孔子。與左同。至列傳敘弟子自顏回以下七十七人。雖公伯寮之讒賊。亦與而獨軼何忌。蓋穢惡其人。如陽虎而黜之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國中祭祀也莫不謗令尹。謗詛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近也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將及子矣子其危哉以利害相恐

可爲蓍蔡

齊河洲曰饗醴有獻禮公食六大饗無燕禮然賜觀二禮並連享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愆過）在位無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郤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字字刺入前篇子常一病字而鄢費遂以族殃然則天報讒人仰以讒人之施於人者施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斯之謂歟然五族之亦皆子常之播惡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備以諸侯爲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大牢以飲賓）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

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會□□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所以使宰獻者、爲請安也。其實公燕大夫之禮也。齊侯何以請安以夫人欲見公。當居主席故公不在坐也。齊景之宴媟無禮。故內寵多而繼嗣無定。子家以君出禮也。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經故不書戍周

觀此則居之合介成周。猶非口惠、聖人猶有取焉。魯才與其事故史無文傳特敘此以見勤王大事而經或不書職是故也

經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而葬緩六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晉竟內邑按今直隸成安縣東南○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獻公子

立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傳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在魏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唯單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頃之昏。聯之賄。日在晉廷無益。而公前此不奔晉者。亦以素遵其辱也。子家子據禮爭之。恐晉以是為辭耳。

晉祁勝與鄔臧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而盈祁午子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侯子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害

曷何以[illegible]
其不稱者楊
氏我留殺
之也
賂躒莫盈
入錯　中有
食我存
禍天所以祁
亂後叔羊我
中間求上遣
下從詳附入
一[illegible]作
[illegible]紙從
[illegible]不

逆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疏云刺厲王辟邪也辟法也無道之世法不可爲。上同僻下音闢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illegible]殺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慭發語之辭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于鮮少何記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者妾媵皆其姪娣其母曰。子靈巫臣之妻。夏姬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將坐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閩云元裴纇祀介人毛骨似悚

又云生熊蛇刊羊舌氏危生豺狼而羊舌氏滅此母剣剣為羊舌發宗祀覆盲名論

子之子。子貉鄭靈公夷亡白反之妹也。子貉早死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古諸侯生女。黰黑美髮為黰黰之忍反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舜典樂之君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戾也無期。謂之封豕。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篡夏后者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異也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測義向祇不欲取而以母氏之謂為君謂之則平公亦不強使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孔疏釋親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長叔謂叔向其妻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illegible]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祁盈為祁奚之孫食我為叔向之子有過當十世宥何至遂滅其族然兩族之滅滅於食我也勝臧亂內盈執之是也荀躒受勝之賂晉頃納躒之讒為臣執主綱常絕矣夫盈之執其臣原無與於國而殺之臣遽殺之則已及於亂當此六卿樹黨志在并吞同列世家大族斤斤自守猶懼不免况於抗君命而擅殺哉傳先叙叔游之言已反照食我食我黨於祁為盈之臣所親信能如叔游則一言自可止亂即止之不從羊舌之族無恙也乃陰為之助而主其事於是遂殺勝臧荀躒乘機而滅二族嗚呼酷哉傳深惡食我詳叙初生之不善痛斥之蓋深慨乎賢大夫之後玉

先叙十家次叙十大夫陞終見二氏之退已併六卿之臣支庶未必長有後於晉國正與此關照

石俱焚而同歸不祀也　傴句趙武爲政由巳裁斷而請於君人不得與也至韓起而政出多門荀躒士鞅輩皆得受賂不由政府而直達其說於晉侯風益下矣傳歷叙衆竊隱與襄三十一年穆叔之言相應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魏舒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按鄔今山西介休縣東北祁今祁縣東南平陵今文水縣東北梗陽今清源縣境塗水今榆次縣西南馬首今壽陽縣東南盂今盂縣俱屬山西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按銅鞮今沁州西南平陽今臨汾縣西南楊氏今洪洞縣南俱屬山西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魏舒庶子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罃孫爲塗水大夫韓固韓起孫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按孟丙一作盂丙稱正漢書地里志云盂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稱之盂丙也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勝曾孫爲平陽大

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晉大夫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遠疏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大雅曰唯此文王。孔疏參本毛詩作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

此特撰家巧大分符之局人竹加之故以爲近文王而從亦然之不疑近字何有分別

劉王逐朝由衎戮趙鞅之功簡衍賈辛司馬烏不逐臨將補濾慮應故事耳今特挑出以著

能制義曰度。孔疏言善於度也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安也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魏戊[illegible]物無从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行近文德所及遠也後紛言目魏子戊臧不以蔑[illegible]之文武克之前之業[illegible]其倫誠而也僕然安之不以爲僭遊不待而爾之從而知志之荒矣俗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樹想開我子爲離得愛婦以錦家逸中之口云二賈妙句關會分得停當應家夜汲起注又使是忠不八符於求賢咒上府道不首皆本畢人之心也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損也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魏戊遠不失舉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家之功故爲忠詩大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呂東萊曰叔向前對晏子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爲皂隸扶公室者翦除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所存者六卿而已自然錄去公室故以小節觀之一時分得當自是可喜以大體論之六卿分公室自此始

自趙盾以卿之適子爲公族大夫而勢家益彊自魏舒以餘子受縣而韓趙魏益富羕祁氏羊舌氏之滅功由荀躒故三家外唯徐吾得與乃知三家及知之禁固緒於此而范鞅荀寅之心已離於此　大書魏獻子爲政其父莊子不居政府未能盡其設施一旦秉政當爲衆賢之子何以二氏之田不歸公室而分布諸臣想見祁氏富盛六卿艷併而贊成其獄實不止荀躒矣所幸魏戊多才足副人望賈辛等大子皆賢而韓趙知亦能守業不然貪如范鞅荀寅肯帖然已乎且荀伯已息而魏子猶言及勤王之功故夫子節取之末三句乃左氏評論之辭言晉君昏儒罔知王室而四卿強盛安識公家因將長有晉國矣其知之乎

鍾云詩家比興之義化爲主文譎諫之道說戲閒記十九爲入神

孫云其諫也若不知其非其辭也若不聞其言進言受言皆君子也

唐云絕妙諷諫語亦絕妙止食法居官治貪當神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呂說行賂不是好事然是大宗尚見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肯嘗味羹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皆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饒逸困伏疲而不憊食倦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納故消之將軍疏云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精小聚欲所為制軍六卿以來遂以為官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厭足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可飽況則止。屬之玉反。厭於豔一反獻子辭梗陽人。偺言魏氏所以與也

女樂爲晉悼荒淫之具魏莊子欲辭之不得者也獻子初入政府餘子受縣家益富强得志而驕故向以不賄聞而梗陽宗人揣摹所欲惟淫聲女色足以動其心其欲受之原非貪利實係驕淫也魏戊不敢直指其過而止言將不當受猶是爲親者諱二子把輕下屬猒二字蓋知足而無敢多求之謂亦譏飭而不敢恣睢之謂也規貪鋤驕兩意俱到可謂喻之於道矣使魏子能守二子之言何至南面干位棄事而田既死而范鞅猶族其罪也乃如之人尚何與言强公室抑私門恢乃父未竟之緒歟

經 戊子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程[illegible]以乾侯至齊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本義 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爲假子 兩唁悉書者齊侯之罪）○公如晉

此暗梁即使之也豈以公舍齊求晉不得于晉而復至卯

叔婦人尤尹間知固復前異志而借此如

求于乾侯（復往乾侯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甯註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齊無君爵）叔。○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日抄）齊取鄆居公鄆　段齊不敢旅既舍齊而之胥故而亦叛之稱遂　公必留人守鄆季氏遵之投公使不得復來　按鄆田遂爲齊有疑亦季氏以此賂齊也）

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杜註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公適取辱）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按公方在乾侯至十月而鄆潰）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陳傳天子殺大夫不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子朝之餘也）入於鄻（周邑。[illegible]勉反）以

其有深心哉者頗作好意看

兄弟大倫於此而正然教侯而求媒附而去所謂太子者安在哉

叛。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陰不佞敗之。

盈既反正，固亦來歸。王當捐棄舊惡，使反側自安。乃遽行誅殺，而趙車叛於前，儋翩起於後。

平子每歲賈買也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為作棺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illegible]請以作棺之費飲食從者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謂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為也為此禍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

自務爲愿，齟則於公行，無與以發明，季氏并譽公，行之罪然情，之役務人猶，國亦有可觀。

二句是主腦，通篇皆從發。

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行爲大子。

按汪云鄆猶未潰，而左謂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不知昭公居鄆四年，至二十八年三月始如晉，不得入，次於乾侯。二十九年春自乾侯居於鄆，齊使高張來唁，爲所何。從如晉，次於乾侯，買馬衣屨，在鄆無閒，在乾侯連年致之者，正意如之奸，以賓范鞅事君如在國之言，使晉聞之也。公孰其使，亦揣知其僞耳。經曰公在乾侯，存公也。傳曰以公行爲太子，存太子也。書法之嚴如此，而三家之逆惡，定公之不正，乃炳於日星矣。

秋，龍見於絳郊。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史 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此意點出二氏

詳豢龍

詳御龍

知。附注言人自不智無畜龍之術非能之有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豢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技今河南唐縣南叔安其君名○飂力彫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元孫之後謂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順也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擾於有帝。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堯所治地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

能云言龍所以可畜之故之言者工火世罕守天地而乃明

以食夏后膳藏也藏以臨明龍不智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能也懼而

遷於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爲縣自貶遷也扶魯縣今河而魯山縣西北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

陸氏爲縣畜能之說甚堅或云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也孫此濱儒所擾以明劉氏爲堯後者也或非盡本言爲矣縣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法也朝夕

思之。一日失職。有罪則死及之。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

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氐音旨鬱湮

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爲上公。傳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其業者死皆

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火正

曰祝融。明親其祀犁金正曰蓐收。秋物措蓐而可收也水正曰玄冥。水陰

而幽其祀修及熙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疏云家官

以飛屬水亡 滋明正答

反折極現成 郄惟夷所思

故沈不服其

室之內賈逵云勾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龍、水、物、也、水、官、棄、

矣、故龍不生得、來廢也疏云先儒皆以五霝配五方龍屬木以爲火獸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五行相

生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

龍不生得母不修故子不至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乾下乾上

乾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夬古快反曰亢龍有

悔。乾上九爻辭其坤☷☷坤上坤下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

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之所辨龍谷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能喻陽氣知史墨之言則焉皆是眞龍獻子、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并乃忌相刪

社稷類舛錯搜孫云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甚此與異

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
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少皞之號也地在魯北此其三祀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者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方容社稷故明言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附註百穀
皆以烈山炎帝之號即神農柱穀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
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豢龍之說非左氏本文。陸氏疑之是也。夏自少康中興。八
傳至孔甲。史記稱其德衰淫亂。諸侯畔之。則失德甚於太
康。三傳至桀而亡。乃謂其德順天。天賜以四龍。是以豢為

仁也孔疏五蟲配五行引漢儒緯書殊不足信孔子之讚易也潛龍則謂龍德而隱見龍則謂龍德正中飛龍則謂雲行雨施龍固與天爲體矣夫安得而豢之其可得豢之者必非聖人之所謂龍周本紀云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庭藏其漦歷殷至周厲王啓櫝竃妾受之遂生褒姒此似龍者耳非龍也故爾雅不言龍周官無豢龍氏而謂其亦官不脩是殷周之聖王不如夏季之孔甲尤不足信也漢儒據此一官以漢爲堯後因於士會歸晉篇增其處者爲劉氏一語信斯言也史公嘗引豢龍於夏紀矣其於高祖宜早附於神堯之後何以姓氏里居之外不置一辭耶則劉歆輩之附會無疑也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遷

此時政出多門刑書改作不由政府

與范鞅共事

自唐叔以來世守先王法度

[illegible]

句自稱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已與史墨相左杜氏雖委曲通之總爲臆說故知史墨之言非左氏之本文也

冬晉趙鞅趙武孫荀寅荀吳子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按今河南嵩縣汝水在縣南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云鼓量名附註王肅家語註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觔鐵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位次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疏云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于書吏不忌上貴

提宣處前文勢亦上折

俞云見微知著之論

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呂說春秋之末周王法度尚在文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雖求切近要速教亦未能全發封這變方節之敝使叔向往見他鐵鑄刑書自新其責之齊自所畏必不欲鑄刑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廢蒐之法也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賞罪賊之徒迷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墨卽蔡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拔范氏刑書已毀其惡已沒矣今復行之是加范氏之惡而中行與范氏甯更氏而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晉執政至范匄。霸業已衰。其所著刑書。大抵峻法嚴刻。不比子產之刑書斟酌時宜也。又匄最貪。以重幣剝諸侯。酷

以濟貪至趙文子一洗秕政輕諸侯之幣刑書之毀當在
此時范鞅荀寅求貨者也欲復宣子之厚幣須法宣子之
嚴刑所謂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也頃既孤立欲復無能范
鞅主之趙鞅荀寅行之而刑鼎以成夫子以為刑鼎不可
鑄即叔向告子產之意而宣子之刑書尤不可鑄於鼎分
作兩件為史墨次范中行必亡法范氏之奸僭范氏之惡
即以罪范氏也

經 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社稷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三
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

〔杜解〕過也 明也

杜註以非公爲責公之妄徵過爲明公之過。臣子逐君而反歸罪於君則悖也。傳謂不先書公在於居鄆次乾侯之日。必至此而後書者。蓋鄆魯邑公居鄆猶居魯也。即公次乾侯亦歸鄆也。不得謂之非魯君也。至鄆潰而久於乾侯。疑於非魯君矣。故書公在存公也。穀梁曰中國（猶云國中）不存公存公也不存公即非公之義。如唐中宗貶於房州疑於非帝矣。綱目書帝在房州亦存帝也。乾侯晉地且以明晉人拒公之過致在乾侯而不得至其國都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

述四聖字

伏有豐有省

加國可慶矣

亦不討

一情要理足

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附注謂軍旅之事出人意外）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附注言不得備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書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致也）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少也也言位卑）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

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

不書如晉微者也季孫方媚晉而使微者共葬何也盟主之喪列國皆至係無誅及魯事諸卿或大義相責而吾大夫遂改遊志皆非季孫之利盤溪所謂身不能覲恐諸卿之反已也故使才吏如申豐者將事不特保其無他其可排解諸國然而不畏無禮於晉者何也盤溪謂晉政在家國體不恤非也舒能責鄭獨不能責魯耶吾以爲亦歎蹀受其無咎也

晉世主盟無事不僭天子故喪葬列國小侯執紼此時魏舒欲諸侯一來以誇新政而鄭省而又省所以哆然有辭也太叔逆知其意以禮折之且舒以前此納王爲晉功與

楚以害吳與
吳卒得因伐
[illegible]

費貫辛修張其事太叔提出靈王之喪直刺其心以爲向日天王告喪何嘗得徼晉君而今日相率朝楚末卜孰爲盟主宋盟之後晉已甘服荆蠻吉在此幸矣嘵嘵何爲於是舒等不能致喙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illegible]今河南沈丘縣東有養城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子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謂不與吳構怨猶懼其至吾又彊扐作本非[illegible]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總謂公子二吳周之冑裔也而

子西之諫頃子胥之諫驗然成敗之關在一不聽一從之耳

唐云無限心事寂之十年至此方吐歸云知武子之謀至楚人道敝而止此逬敝之後正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如不我盍姑億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猶勞動也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

大有事在敵公所還宅宜狀云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無時暫停本此[illegible]大宗曰多[illegible]以誤乎[illegible]尚句不出此一句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也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吳能用子胥銳意復讎。楚不用子西。其適任患。使能安其族姓。無隙可乘。則以逸待勞。吳之所以罷楚者。適以自罷。安在大克哉。子西是子胥敵手。英雄料事相埒。乃子重嘆巫臣之術。而襲孔又嘆子胥之術。執政衆而乖。雖有子西不能用也　諸侯不生名。章兩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無興復之志也。斷髮獨夫人迎吳子一段。正發明徐子書名之義。徐伯益之後周穆王時徐偃稱王穆王討之奔[illegible]而死不絕其祀東遷後復僭號檀弓駒王是也自僖十五年後世服於楚卒爲吳滅

突然而起可見大義自在人心

文節甚好

經 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解晉地。傳非諸侯之事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按濫今山東滕縣東南）。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按不能有外援內助而不以爲魯之公矣仍書公在亦存公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敢有異心已
上是猶絰季
孫會荀躒已
下是躒絰荀
躒唁公而公
之不歸在指
河一誓九在
在一言矣四
乎

荀躒持來說
知耳爲能逐

麻衣跣行衰絰憂戚示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言若見季孫已當死猶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逐公所言不不忍聞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

□□故昭公
□□行理論
□□賊
無求人更下
下從不知不
歸者留乘從
於天地間

難。有惡復不納君之罪今溺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據君所誅出見晉卿黨於季氏昭公所以不得歸耶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晉將至韓復自絕於隨師二字知季孫以師從賊陳之計周矣

昭公屢至於晉。不得見晉侯。時魏舒執政。不為一言。然猶曰晉君無志。言之無益也。乃晉定初立。毅然有強公室。誅賊臣之心。時為舒者。將順其美。合諸侯以誅逆賊。否則創晉師討之。立昭公而還。即乃父與知武圍彭城討魚石之烈也。鞅躁何敢參末議而傾其成。乃夷然無事而定公之志竟弱。鞅躁所移。是舒亦鞅躁之徒。絳之不肖子也。蓋齊晉不難納公。而難於誅季。季誅則亂臣賊子之黨孤而必

臏實矣指河爲誓是絕其納之之路也然猶不得爲公督
也少康一成一旅猶足中興昭能自立安在不可復國如
必隱忍相從寄性命於兇頑之手不過稍緩須臾耳豈足
除乎無如昭公中材以下之人更無望於振興故家爲輾
轉於最下一策忍得一慙勝於客死及荀躒已歸猶作左
師展之謀原非得已也孰謂人君討亂不克當與賊臣歸
國甘心聽命而不辭哉　亂臣賊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
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廟鄰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
且歲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械將逐季不以爲讎爲之立
後遇齊晉之使則弁辭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
於季者以爲事君如在國也卒之昭公客死毒矣哉然斧

只論吳楚二國而子胥則一段餘如見

守信義雖賊臣不敢顯然動於惡厚自塗飾以媚於國人猶秉周禮之一驗也。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人春秋夷薛始書名故致傳經在荀櫟寧公上傳在下者欲使事相次冠薛世服盟於宋會以宋盟待之而盟畢故喪不赴此赴喪用葬一加列國者遊會田在沛水者與薛相關有雜事焉故為三家所私厚也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按夷今在亳州故潛城六城今在壽州霍邱江南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沈尹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此即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道敝楚者也。始用子胥之謀

讀此思伍奢楚君臣旰食之言倍見字字精神

名字一篇之旨

一篇關下

求名不得欲蓋名章執正而執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相命邾故曰賤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名不如無名已止也）有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病也見教則公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稱正王應賊日求名不得如向戌欲以渾兵為名而宋之器其之不則其蓋名攷如趙盾偃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宦而其器蓋者推此類言之則見謹嚴之法求名非弑齊豹名垢亦不止三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分先人嗣言北攷接齊為乃衍惡之子公流邀奔其司寇與邑有役乃反之則仍為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盜祭之名）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數者多叫服三人來避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

兩毀是從反
而詆　備云
張政沛不情
一身以成弟
之名圖策史
記習表章之
非深于春秋
苟　潘輔淡
人八公貫貫

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按言昔名而不著盜）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僞作也奔走稱此蓋也按言不足微作故之人請義謂危險大人以求不畏漲樂之名也當日衛勢窮横齊豹殺之荷非與所原其心誅之彼且自謂以一身除一圖之出雖死循榮傳人謂有名彰微者是也是人斷案一行几傚公獲以殘私情者悶灸）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罰不齊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見背）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數（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秋解權衛也尺證反）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而肖別）上之人（謂在位者）能使昭明（所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事就黑肱書名上立論。并爲三叛人總結。通篇以賤而書

名爲主又以齊豹之求名不得。皆出三叛之餘蓋名章。皆所以懲不義也先儒攻此不遺餘力愚謂春秋書盜者四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尉止翩虎本當書盜惟豹爲大夫假不得與三人同故抽出言之言齊豹若但書名而不書盜與自相殺一例猶以大夫待之則誅惡不嚴非謂豹真欲聖人書名亦非謂凡自相殺者書名以予之也三叛人欲蓋名章者極言不願有名爲後世指摘而以地稱名名不能隱非謂三叛豫知夫子修春秋以地賄魯而屬夫子不書也左氏語極圓活讀者勿自泥

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脩之至此重言之者。上之人能脩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

上日豈敢不知已爲何等人物以世當而謂不可了世欲以夜裝而稍隱見於天皆可笑也史記成快夢

蓋春秋爲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爲經左氏爲史官既與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爲萬世法左氏之志在表章春秋也深切矣哉厥後七十子之徒得以共知而公穀兩家得於口授皆左氏有以發之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臝赤骵也臝力果反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告石巳故問之謫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庚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猶正傳居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

氣[illegible]庚午十月十九日生辛亥朔四十一日畢會在辛亥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 辛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illegible]杜云公遣人誘闞取之趙氏云脩羣公墓所存取之以展孝思不知失鄆已久安得有一旅之助而取之豐氏罰晉定以闞予公則惠書晉人敗闞皆未可據也李行備謂叔入以闞予公而公取之是也三家同逆朝哀其窮但齊晉既絕因而之與之楚恐生他叟以闞與之佐負倦而不居其地旹公在乾侯取闞則非兵力也偪書取非季氏所得與也、口斬反，○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經解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號云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名集因集而書耳鄭氏曰書城成周著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

入郢之事未成沼吳之兆已著

此語更深四迭字字怨警且恐懼從于民務然文武興意

人也。杜解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禍正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戰獨在吳越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謂子朝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乙師圍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吟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憂貌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展放也大惠。復二文文侯仇文公重耳之

業，弛周室之憂（弛，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illegible]），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illegible]以為大功。）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illegible]），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也。）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君長晉強臣斷自欲假而不能決然得此波瀾文勢曲折

字字實際方收束得一篇大文

刑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衛大夫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補注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仞而愼反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恩諸相土之方面知南近某國西近某國非仰他慮作邑以定方位也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財用出書餱糧。知用幾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孔疏命諸國各出若干役築若干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平王東遷。都王城。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成周。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定都於此。乃謂

之京師。故定元年執宋仲幾於京師。即成周也。胡氏言書成周不書京師。與列國等。夫黍離降為國風。豈自今伊始。其說非也。或又謂重貶諸侯大夫。大夫專政。亦非始於今日。蓋諸侯勤王。大夫任役。衰世之盛事也。傳體經義。提出天子曰三字。儼然周室盛時詔命。敬王為成周始遷之君。而劉單為之佐。居危思安。比之農夫望歲。想見君臣憂勞王室。俱有怵惕維厲之心焉。晉人私議則曰天子實云。其告於王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則周室將毀。人心猶繫。而爾年命役事事加詳。尤見非徒辭命之恪恭也。東周何不可為哉。此夫子惓惓於行周道而大書勤王之績也　我謂成王營洛邑為東都。周公有遷洛之意

八年補局於此

未闕可以容盛時之臣民而不可以容衰落也、不知秋梟之水。本在城外、城成、周乃遷之城內、則杜云成周狹小、請城之者是也。然後知其功程浩大。非是年一會之諸侯所能刻期竣事矣。　求諸侯莫如勤王、男犯之言霸者之事也。不如成之後弗與知、此范鞅之論。小人之心也。小人能為君子之行、聖人與之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玉器疏云刻玉為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

孔失其 子失其 國內汀 氏山 名微 之非

之按簡子一問有集君之忌乃幸之非借之也問氏謂有怪不討賊實不知禁矣對曰物生有兩有三

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三有地有五行，謂五有體有左右。謂有

兩，各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胡氏曰天生季以貳君黨生季以逐君耶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

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稱注蔡逆附集之附不可為訓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乾上故曰雷乘乾在

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

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張氏[illegible]也妊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

聞，其名曰友，[illegible]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嘉名 於世

首說的是名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權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王氏左逸史墨小人哉六卿同弁髦晉君而學又從史之三晉所分墨其為前乎

此公薨傳受賜反賜寫得字字哀慘從亡者思公復國與魯政而旅舍欲獻相與訣別君既客死臣盡流離傳曰言失其所也五字辭淚與俱以反振起史墨一大段文字衛獻公之出師曠告晉悼公謂其罪在君猶曰為君言之也昭公之出史墨對趙鞅亦謂其罪在君且云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此語湯武之放伐則可而以語魯事且以告

執其教猱升木乎史墨不足責左氏何以錄是文蓋是時晉定志欲有爲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義蓋止知私家因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爲季孫行賄營謀如閭沒女寬而不爲其主一言掩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喙況其他乎冠履倒置更無一人敢爲指斥引易引詩悉爲變亂是非之具已耳嗚呼春秋之始列國不知有天子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強國之命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之所爲浩歎也末段提出桓公文姜因逆之人而季乃昌

致在於季劚至昭公因世保民名與採耳已

今日中[illegible]齊晉結於

讀左補義卷四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定公　一

孔疏魯世家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壬辰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杜解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疏云六月即位而入年即稱元年者史官定策不可中年從前半年從後漢魏以來踰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執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按大夫專執於是始本發不書正月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質疑月之從時首月無事則書春王二月二月無事則書春王三月隱莊之篇可考也定元年春王進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句穀梁以定不得正始則桓非僖繼弑均書正月猶得正始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于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

此篇爲執仲段[illegible]天子三字[illegible]大義而衍不復而征兵且[illegible]退不及役疏州其禍則仲戒[illegible]

位失其時歟詳而日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高氏曰猶中哉論葬以喪歸踰及踰

月而遠葬曾臣子無恩而於先君如此○九月大雩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

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疏云諡法好內危政曰煬○煬羊讓反○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今

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殺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

城成周○魏子涖政杜解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

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合非義也杜前篇于位杜云于君位首侯不存舒祇南而也元年甲命城

桑天子使譏內大夫原壽過主此役則主號令者當是原壽過而舒以已滋政居過於諸侯大夫是政易上下之位祿正

合爲一事譏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韓起孫不信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

大陸焚焉爲資大陸在網遠非僭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焚之地火田折見燒也衡雖底乎口陸技吳潛

批

俞云舒好位而厭俞仲幾撫綏高張必玩薛宰從容文寬容讓嘖嘖雜辨同不王室不弱矣象俱在目前

[illegible]

（陂今河南脩武縣北）還卒於甯（近吳澤今修武縣治西）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按范孟秋景其惡非知有天子也欲翦除同列耳）

懿子會城成周（祿並前年冬會而令役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庚寅栽（栽設板築才代反）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於邳（下邳）仲虺（奚仲之後）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奉也）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按宋不知尊王之義而委功於薛棄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

張云使子虛叔向嘗此而折之有餘矣辭服都故府此等事者不學之過

違天違人與徼人徼鬼相類然晉人但知周不可支而不知晉不可支也

職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illegible]云商書說命無啓寵[illegible]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下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轘僊周衰諸侯之大夫偷相帥以從王事付變之正也晉人執仲幾猶以土事討有罪亦繇之正也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太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宏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奉天子而前子後師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宏六年齊高來奔起

前城成周。于諸侯之功。然但據初合而其事未詳也。此篇

爲執仲幾傳而補叙前篇所未及易位而令樂事所同付嘗以王事爲戾舒之必死久矣宋不受功齊不及事皆歸啓之也仲幾自有可執之罪然大夫執大夫於京師而不請於天子則肆甚也周衰極矣正賴搘拄之人而罪萇叔之違天是緊忠義之氣長亂賊之風柳子厚謂東山皆非之而不知傳蓋述之以發明此與萇叔之力也前篇從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說起未嘗提出立議何人篇末點出致諸劉子以見主其事者劉子也此點萇叔爻天以見與其謀者萇叔也又與齊高張並叙者何也晉伯將息惟齊是望城功尚不及趙安有繼伯之志夫有志支周者轉得其咎勢有可爲者竟無其志遂使女寬之邪說幸中豈非天

哉此傳之意也　一部左傳處處以天爲樞紐春秋亂世之天道也隱四年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已提全部之綱自此援楚與晉凡盈易夢卜盛衰休咎一舉歸諸天及覇功息周室微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故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是全篇結穴

補正云魏子涖政即上年南面之事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其說本啖助而實非也此傳首言正月辛巳則庚寅距辛巳十日距前年十一月己丑六十日矣諸儒不閱上有辛巳之文故爲異說耳先計丈數物土庶材以令於諸侯而聚物不能即集故遲之兩月而後具也且欲聚前城擴大之惟其器用人功豫集故三旬可

逆[illegible]逆哉苟戢不爭於前者歸與君卿謀之

不言不受命而云不受功蓋爭於臨時也

晉自文公被廬之蒐每一執政卒則必大蒐脩帥主將副貳秩然分明雖緜上之蒐范匄猶讓中軍於荀偃皆其君主之而軍無專屬權不下移也自荀偃卒范匄爲政而大蒐脩帥無聞焉蓋各將其軍位則以次而更軍則一成不易而君柄隳矣然一執政卒傳必大書一卿爲政則舉國聽於政府雖君如弁髦政令猶出於一也自魏舒卒范獻子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嗣後並不書爲政之人蓋六卿各不相下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叔孫成子婼之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非季孫[illegible]當[illegible]門師昭公[illegible]臨國政[illegible]一駒而[illegible][illegible]臣指[illegible]一[illegible]可謂[illegible]負前言[illegible]見

殺[illegible]宋[illegible]家之[illegible]巳[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今客[illegible]亡之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皆諮問[illegible]補注子家亟言於季孫意欲季孫改 過遊公歸耳呂說非子家忠誠何以得季氏之信）（非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時 會補注不見叔孫絕季孫也夕殷音）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 遜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子始謀逐季氏[illegible]云逐 季公衍不與謀季欲[illegible][illegible]之故言此）若公子宋（昭公弟 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叔孫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者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貿怨 平造說者禮也謂謂皆從公）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讐者自可去）

敢知

從亡者無一肯還想見衆體之國而御一氣背子家子風之也

兩生不能事凜然斧鉞

孔子爲司寇於魯是絕大事業於此寫謂叔一節而夾谷之會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補注晉語雜共子辭曲沃武公曰凡君知成之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昭戤正相以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則完公乃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處云公氏之墓宅備言將溝公氏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駕音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補解信明也以自明其不臣之遂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孫解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

孔某相示邈乃起爐灶變化無端何從捉摸

子家之復昭公非意如之願也而云承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非由中之言也所以明公自不肯歸以鄆已罪耳又欲子家為已用而陷之以立後夫立後之事臧孫納蔡以求而孟叔二氏背公義而不顧者恐無後也羈以為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先人雖餓必不向亂臣賊子求食而飄然竟去豈非國爾忘家者哉蓋抱石補窗俞之忠而貞志以沒是可悼也其立君也挽出鄉士大夫守逸見公論不容昧天道不可誣必天人交孚而立之天人交棄而廢之季能違人其敢違天以羈不敢知遷遁然出忿字意如寇其君光寇其太子諸臣袖手而觀皆可誅也以羈將逃也四字狀豎天經地義一片孤忠自識儲故君之臣子而已從

公者皆自壞門而反便是子家同亡或謂不見子家結局者非也季孫拒君於生前且絕君於死後義成伯兩幇其罪至大子所舒始令諸先君宅公若不聞也舒君臣共忍矣而謂子家子肯與賊臣比狩乖主哉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孔疏謂祧而禱之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自以爲後禍歸義立武宮稱有尊先君之意焉煬宮詛君也罪不容誅

前遠歷傳平子毀容徒跣欲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讀此數語直將意如八年事君請君歸君請般心事揭出萬氏孝恭謂煬公爲考公之弟令定以弟繼昭猶煬以弟繼考也愚謂或者季以此爲名以掩其詛君之實而立之之故則不繫此也

周弑簡公周卿士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 癸巳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匪闕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說天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之雉門公宮南之中門也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懸法象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觀去聲○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孔疏公羊傳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家門大大之僭禮也首大夫兵於諸侯不言諸侯異于天可兩觀爲節衛無其文按新作更新論舊也

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經弑傳言棄親用遠所以賊也天下無頑亂賊公行子弟一不得志輒戕其父兄畿內如○此天王之失刑也○

桐小國按今江南桐城縣北叛楚○吳子使舒鳩楚屬國氏誘楚人○曰以師臨

所謂多以誤之與淮陰陳艦晉而伏兵夏陽以木罌缻渡與吳人見舟豫章一擬

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於豫章偽舫為楚伐桐而潛師於巢。實欲以襲楚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楚不出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邾大夫射許亦。飲酒。私出。出俗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敲口交反

經甲午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鄭氏曰定公首如晉以已之篡立懼伯國之見討季孫從臾而行晉以其不備自立且無賄賂之納也故拒之自乘嗣納賂而位定會繹遂自此定不復如晉憾此之辱也知恥於聘公遣矣。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子除公會公。夏四月。秋葬邾莊公經歷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地闕拔何忌不恤邾子之喪而強之盟大無禮也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執見其射姑不索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藉中之深故先內車殉別為便房蓄其遺命及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閽一微者。畧施小智。君死臣執。貽禍無窮。傳特叙此為人君謹小慎微之戒。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

缺闕辭虞报本

冬盟于郯。郯即拔也音談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按邾為魯欲脩好故新出會不在邾也

蔡昭侯為兩佩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作陪正極形子常之貪殘而唐侯無喜不如蔡侯之發憤也

俞云自數其罪致是過君

唐成公（唐惠侯之後）如楚。有兩肅爽馬。（驌爽、駿馬名。爽音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譏二君以弱小處強梁之下、侈其玩好、誇示貪夫、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拔爲唐侯謀者、僞請代先從者之勞。先從者、所先從唐侯入楚者。唐侯不知其僞、許之。遂以酒醉之、竊馬以獻。）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以償馬、必如之。（秣歷養馬以償君、必有與馬如驌爽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遺蔡侯之物不共償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遺蔡侯之稱）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諾報楚與當家讎勇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

書蔡侯沉玉之謝，將歷世祖父深讎積怨，一時歸逆，直是不共戴天。已與子胥滑台爲召陵及入郢兩大節眥勢。

經　乙未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子懷公析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杜屈于召陵先行會禮，人楚貶，故書侵。按晉楚兵交止此。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毛傳〕歸，歸於會也。殺，晉殺之也。姓音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蔡盟此言諸侯，則劉子不與盟矣。後晉公及君公改盟於會後，求爲此盟也。按皐鼬今在河南臨潁縣界。由又反。杞伯成卒于會。按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君自立，即僖公也。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蘇氏古史自有自以來宜宇未粹，邢大夫合於蔡人而百姓恭露于

外若以還之是轉徙無常期也彼仇餉者謀而乘之其殆哉後二年鄭滅之疑問許至是四遷矣。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卽劉蚤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爲告同器故不具冐按先備以卷爲王室一人是也然謂書之將孔子卒則剡單同功亦有告右、告耳非尊之故書之也、卷脊僅。葬杞悼公。楚人　蔡。按滅沈故、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孔羈孫士鞅卽范鞅　氏冂不恤蔡圍而伐中山晉菜之與無可望矣。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　　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昭三十一年傳　　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按柏舉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名勝志其地有柏子山舉水。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光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林解〕郢楚都。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君解〕王召伯也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陳傅傅明此會劉文公實爲之非出霸國之意。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

寅求貨而借氏亡於寅

前注旬假羽施于齊今執又假于鄭亦諸侯請求從故智鄭人而以羽旄與之故旆會以辱之

東韓

辭蔡其事大而六卿皆嗜貨之小人苟貨數語已中其機故敘之

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

畧長務其事小而劉子甚叔皆君子非祝佗便給不足移其志故叔之許

制刺不休便見其佞

衛云以尙衛奪尙年衛之近乎理酒又稱駢公以附于會又稱康叔以附于晉魯蔡國也晉皆宋也又寧故按洽舉典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賤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疏云禮軍行以祖主社主從有功賞于祖主前奔北戮于社主前)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盟欲令蔡先衛歃)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疏云管蔡世家大姒生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蔡叔周公弟也今曰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謬)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

如沈侯人之尤非秦漢以下能及

虞荆川以使事選多而文波流動故不板拙

虞云沈蔡叔康叔之兄六名[illegible]合說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為睦親厚也以德見親厚盧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周禮鄭註半璧曰璜封父古諸侯漢置封丘縣按今屬河南其縣治有封父亭之繁弱。大弓名繁扶元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眾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司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謂國君威儀之物典策。孔疏謂史官書策之典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國名之民。與四國流言咸進散在自皆分術簡命憤柔之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孔疏引疏云伯禽亦命書篇名猶懋王命君子卿以君牙爲篇也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今曲阜故城有少昊陵按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也綪茷旃

讀野評無不入妙

孫云前詳于民此詳于土是互法

旌精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疏云精同蒨是染赤之草茷即旆精旆即今之紅旗茷是旗尾旆是旗
身。精茷音倩旆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
衛北界圃田鄭藪名。繁步何反錡魚綺反取於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以共王
職取於相土按商之先君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
山聃季周公弟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命以康誥周書而封於殷虛
朝歌也按今河南淇縣北有殷墟橋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
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國名之鼓闕鞏甲名。九
勇反沽洗鍾名息典反。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
唐誥誥命篇名也而封於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開用其政俗
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會盟實標實實得此反挫文氣洗宕先言啓商二字使蔡削色

此段泛論何據諸國以書例周比例例千載定

一現成序游歸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毒也。音忌間王室。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上蔡素達反。下加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附注】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聃季是毛叔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蓋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

盟主以會長言盟歟

叔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王或作王〕、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踐云盟之先同姓者，惟諸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此盟則劉子在，蔿其儀雜盟，則以國之大小戚求〕。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

此晉人之事，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賂，而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名諸侯，欲乘楚斃。

復文武之畧迹不合長叔必乎而隨筆析轉起處劉文公絶大謀畧而安之貪佗之佞背與相反如何收煞得住伏倩子太叔一番正論過衆劉子而食佞逕斥其巾方結得二傳大文

吳啟政亂臣貪之會以攜之犬振王靈能除子朝稱諸戎國諸侯率師趨命即久服於楚之陳蔡鄭許頓胡相支所不能盡致者皆在焉卓哉是舉家氏以爲二百四十二年周家大臣未有其匹信然也然主其謀者萇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插私於萇宏一筆又插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爲分晉之謀且有竪於厲公之勝楚而圖三郤也二語本蓋換故以貨阻蔡以羞搆辱鄭逆晉師先歸諸侯皆散傳首一句歸功文公以明聖經首書劉子不同凡會由於霸主之義不書伐楚本末書伐也猶書侵楚已入楚地不沒劉子及諸侯之本謀也或曰傳何以詳錄佞人之口且蔡仲率德改行亦以德封

斗大蔡城殘用瓶尖蹈例忽轉出數百年未有之勝不奇佗

便當以兄弟爲序矣曰祝鮀非禮之禮正與荀寅之告范獻者相符貪夫利口得志於壇坫之間事之所以無成也自此會後劉文貫志以殘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健長公猶將與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天無益不出晉大夫所料也蓋晉卿營私則勇公義則怯此爲文褒以來伯主結局卽爲定哀齊秋無伯附論傳豈爲佞臣長聲價爲權臣嘉服諸哉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歸義蔡決意報楚故盡死力滅之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員音云嚭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蔡侯國之四通籍綱領止爲經一以下注脚司馬之計行則吳師將盡殘子胥何以不慮及此自罪之死地而後已而得抑昭王即位然猶不有與師二年則楚人已後做不可用矣盡舍舟淮上已是破釜沉舟未可輕議子胥計謀

前子許云楚執政者而邪

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銳普鄙反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按三關之塞在河南信陽州[illegible]反今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按小別山今在湖廣漢川縣北大別山今在漢陽縣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illegible]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

莫克任患則黑之敗謀史皇快忌實在料中

前戰一是攻戰法利在速一是攻備法利在進節師有子胥在內力寫子胥都無一字明說至末戮出伍員必復楚國一部而全身皆見五戰及郢奔京幾畫未幾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而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經所以皆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死戰。按史皇一言喪邦。然一死猶義]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按湖德安陸縣城西有石門山澗水經其下即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楚敗吳人食其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按水名今在京山縣西南]五戰及郢。[孔注五戰]

者亦不可擲故用燧象以却吳師君舟方得涉雎

司馬既謀而行闔敗而反從容就義此爲入郢餘文實爲王孫由于子期繼企包胥一班忠義先驅

前謂渡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也杜舉清發已五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是楚王西走按今當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芈楚姓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弟也按季即其字非以畀我爲字此陸氏誤。芈面爾反雎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郤之疏云執而卒向吳師乃放之鍼之林反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後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先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illegible]

闕云成然以無罪致死而復用其子與伍奢父子以讒死旌不受誅者不同故子胥可以復仇而鬭辛必不可以行弑

身而以其首免。言司馬之忠壯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由于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 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鬭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大雅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矜古頑反 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 周室何罪。補注傳見吳子與夷狄相敗不同雖齊桓召陵之役其辭令未嘗及此 君若顧報周室

[illegible]報仇甚私之師怯意而吳然故長驅直入至國破矣王奔矣子胥之怨已平原非有意滅楚所以不旋踵而復其中背伍員調協

隨人不以王與吳令粉鑪金前既不敢見汪後亦不閑[illegible][illegible]盡深聽中原陪臣之横而以恬過風世者乎

施及寡人以奬天衷（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同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安集也）楚竟敢不聽命（稱述隨人知吳不能定楚）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為利（附述不敢乘君父因約之時以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楚大夫）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此云過局以色具申胥為起訖分明以心疑必與為關目

楚之庭同于蘇復于山窮水盡時別開徑路都是絕處逢生兩兩映照

飾云此哭千古左氏寫照亦入神

荐食上國。荐數也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蓋義包胥逆蠢之功臣王室之罪者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隱也謙言未獲所竄隱之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蔡侯於楚不共戴天之讎也。誓死必報。其志豈不偉哉。故吳入郢而經予蔡侯，以著國君復讎之大義。傳分三截讀，

史皇以乘廣死以上爲柏舉敗囊瓦奔傳句畀以其首免以上爲入郢傳楚子涉睢至末楚所以不至於滅也從楚師圍蔡叙起晉不能卹蔡而轉使蔡滅楚與國之沈及蔡被圍而晉復不救則播遷死亡之禍應屬之蔡傳忽插伍員一段舉嚭佐之見兩人與蔡侯夙世之讎彼此印合而蔡侯伐楚之請遂若適中其隱而從令恐後故蔡侯不發一謀而吳之謀卽蔡侯之謀也蔡侯不出一力而吳之師卽蔡侯之師也凡吳人大敗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勢如破竹楚子之國破家亡其臣或奔或傷或死或欲殺或要言或哭庭牆七日雖忠佞不同自蔡侯視之皆極快心之事也庶幾可慰乃祖乃父之靈而實始於漢川沈玉一誓是

以君子予其志也　或曰報讎在蔡侯恩義兩盡報讎在子胥有父子似無君臣其實不然仕楚當忠於楚猶仕吳當忠於吳則懷云平王殺吾父即蔡侯子胥復讎之志也鬭辛曰君命天也將誰讎仰後人責子胥當念舊君之說也夫仁孝知勇伍尙所勉子胥者傳爲提出以見子胥不殺昭王釋隨退軍一意獨往之中得彼此兩全之道故鋤强救弱勇也不乘人約仁也報滅宗之仇孝也無滅國之名知也借鬭辛之語字字爲子胥吹照書深予之也吳人責隨之辭語語嚴正日周室何罪更極悽惋傳述之一以見吳人伐楚救蔡便是扶周一以見子胥入郢有功未嘗有罪不然司馬戌仕吳亦故君也又于戌無讎而戌獻腹

背攻吳之策欲盡殲吳師將不得爲忠臣乎傳著初司馬臣闔閭一語全爲子胥對照也傳寫子胥却不用正寫起處用爲吳行人謀楚末用我必復楚而中間夫槩兩晉策戰皆出子胥設施吳人乃退亦是子胥留手無一語及子胥却無字不寫子胥也末段則蔡侯之報讎忽移於申胥庭墻哭立遂出秦師然則子胥復楚固爲蔡侯津逮而申包乞師亦鈔蔡侯藍本且楚臣乞師於秦如此之難而蔡侯一質其子吳師傾國而行可知吳之入郢正與蔡有同仇之誼也一結順取包胥之以秦師至實逆照蔡侯之以吳子入傳處處注神於蔡釋經之義精矣　傳有班處宮語杜註尊卑班次處宮室謂師入於郢楚人奔竄居停無

宫室而掠其財物也公穀謂以宮室爲妻室謂舍於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而欲妻楚王之母也噫甚矣毛西河云昭王不知有母與否當其奔隨將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妻室以奔則傳云藍尹亹涉其帑卽有偶爲俘虜如葉公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是也愚謂胡傳乘亂肆淫經不書子非也蓋吳爲恤難問罪之師入其國都無可非也入郢之後但有爭奪俘掠使楚人無從安集無可寻也直書吳入郢而已

史記寫子胥以剛戾忍詢四字入手故掘墓而鞭其尸是著著已甚傳寫子胥以孝仁知勇入手入楚後是著著寬

裕竊以爲子胥事惟左得其情他書皆謬駱固平之子也以强吳入隨軍已臨其公宮之南而隨人一言不交一刃遽撤退師舍其現在之子而鞭其既死之父愚者不爲且闔廬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吳師必亂謂爭班次辯宮室雄意俘掠其亂可乘也若鞭墓而又殺人取其妻女如楚人當日所施於諸小國者則闔廬將明指其罪何以但曰不讓不和已乎申包胥乞師於秦亦止云薦食上國未聞別有指摘也史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誣爲子胥自言遂使忠孝自勵之子胥抱恨千載不亦悲乎然史記吳越春秋越絕諸書之誣非無故也荆楚懟懣中夏蹙二百餘年天下諸侯皆束手受其屠劉閭吳入之入[illegible]可

知也。故戳竿者。張皇其事於子胥知江上丈人瀨中女子。於流落。知孫武行師吳宮教戰於入郢知鞭平王墓此皆有憤所激爲之附會而快然於其知此也豈知皆子胥之事哉。